■娱乐杂谈

终结《终结者》：
逆转命运 最需要的是这个

□周兴旺

施瓦辛格最后一部《终结者》来了。进入电影院，看到老施演的“终结者”的最后一个镜头是，烧焦的躯体上的眼睛仍然不舍地看着他要保护的女人——“重点关注对象”。这一次，他没有说出那句著名的台词——“我会回来的！”

因为，在剧中，他早先已经轻描淡写地和他的妻子和儿子说了一句——“这一次我不会回来了！”

《终结者1》上映于1984年，那时候老施是37岁，正直壮年，那时的他可以称为小施，是他体能和健美形象的高峰。而等到《终结者6》上映时，老施已经72岁了，虽然一身肌肉的轮廓似乎还在，但已经不敢脱衣服秀腹肌了。谁能想到，这一来一去，已经过去了35年。

“终结者”传奇延续了35年。如果说第一部带来的是全球对超世英雄的崇拜热，到如今，第6部带来的则是对凡俗人生的命运思考。

这35年，老施的身上也发生了很多事情。比如他除了扮演“终结者”之外。他还出演了《真实的谎言》《第六日》《空难余波》《铁血战士》《蒸发密令》等数十部电影、电视剧。而最大的转型，要算是这位银幕上的超级英雄，摇身一变成为改造现实世界的政治家。老施当年毅然转行投身政治，并于2003年成功当选加州州长，2007年，他成功连任，并于2011年完成第二任期。对于老施7年多的州长生涯，舆论界评价不一。主流的观点是，在这7年期间，加州并没有多大起色，施瓦辛格没有能够解决加州严重的财政赤字问题。不但没有解决，反而不断积累。到老施卸任时，他的支持率也由最高的65%降到了22%。

可以说，“超级英雄”在银幕上可以扭转乾坤，用铁和血拯救全世界。但在现实世界里，老施却回天乏力，经常被无休无止的政党斗争折腾得筋疲力尽。他的政绩除了几次激动人心的演说之外，乏善可陈。但舆论还是给予了他相当的同情和理解，他的执政风格勤奋、亲民、廉洁、率真，虽然政绩不突出，也算是尽力而为了。

在政坛上黯然退下来的老施将何去何从？当时坊间有许多猜测，其中最主要的判断是老施将退隐山林、含饴弄孙。毕竟那时的他已经65岁了。再转战政坛，因为偶像的破灭，对选民已经没有多少吸引力了。如果再重操旧业，而他一直塑造的“肌肉猛男”形象已经不允许这位老爷爷再逞强了。可以想象，在他的好莱坞同伴纷纷息影之后，老施也陷入了深深的困惑。

可能是“超级英雄”的气质还在，老施并没有沉默多久，就随即宣布重返影坛，并且继续扮演他的本行角色“打星”。他与史泰龙合作出演《敢死队》和《金蝉脱壳》，让观众看到，英俊帅气的“小施”确实不在了，但沉稳坚毅的“老施”却依然存在。接下来的多部影片，更是让人看到，他不但宝刀未老，而且角色更加立体化，智慧和经验的融入，让他饰演的斗士角色颇有奥德修斯的味道。人们很快接受了这位“爷爷打星”的回归。

回归后的老施其实更忙了，除了饰演电影、电视剧，他还尝试网剧、动画配音，并且在许多重要场合，担任公共宣传大使，向全世界传播和解与和平的理念。

此次，老施与卡梅隆等原班人马合作，终于在《终结者6》中终结了“终结者”，他们共同以庄重的方式向他们的盛年告别了。35年的历程，对任何一个人来说，都不能算短。当苍颜白发的老施卖劲地将强悍的机器人对手紧紧地锁住的时候，我们明白，老施尽力了。似乎是为了向中国观众表达亲近和感谢，老施这次还专门为中国影迷录制视频，并且解释自己——“我为什么选择暮年回归，是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演员。”

坚毅的老施通过终结者陪伴了我们35年，他的这种平静的告别其实是一种新的开始。老施是在表明，72岁的我可以选择重新开始，您为什么不可以呢？

“你不来，我不老！”既然你选择了重新开始，那么我也将选择重新出发。“神一样”的人生，在现实中永远是少之又少的。即使是老施这种“开挂的人生”，也未必能像事先预计的那样平顺和畅达，但一旦拥有了归零的勇气，我们就照样可以再一次披上铠甲，重上人生的大战场，并且照样以不向命运妥协的姿态赢得尊严和尊重。

“我还会回来的！”即使身处黑暗命运之中，我们也没有权力选择就此终结……

■北京展览

第五届艺术与科学国际作品展

即日起至11月30日
中国国家博物馆

本次展览集中呈现艺术与科学融合的前沿实践成果，尝试从人类认知、生产方式变革、未来教育、艺术范式、设计创新、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展开多元对话和思考；探讨艺术与科学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深度融合、创新协同，实现“共商、共建、共享”的永续发展。

展览共展出超过120件作品，来自亚洲、欧洲、美洲、澳洲的多家艺术院校和研究机构，涵盖新媒体艺术、工业设计、建筑与环境设计、视觉传达设计、纺织与时尚设计、陶瓷设计等领域，从人类认知的边界、技术创新的艺术范式、技术与艺术的协同创新三个角度，去理解和思考未来世界。

陈丹青个展：退步 1968–2019

即日起至12月28日
当代唐人艺术中心

本次展览共展出陈丹青的超过100件油画和素描作品，涵盖他1968年至今创作的“西藏组图”“名画临摹”“人像写生”“静物”和“自画像”等系列，展览名取自陈丹青《退步集》，意以不同作品系列之间的“进退”作为一种假设和隐喻，重新看待他50年来的绘画变化。

陈丹青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作品成为那个时代的经典。此后他去往纽约的经历，再次和许多艺术家的轨迹重合。2000年回国定居后，他的作品、言论、行动又把他不断推向争议的核心地带。

“退步”在陈丹青五十年的艺术中有多种含义，一方面它是积极的自由，指向个人在创作中的主动选择，个人对于时代和自我做出的积极的回应。另一方面它是消极的自由，在个人难以作为的历史中，艺术退回到了它最初的状态。

于彧 整理

■文化资讯

新京味儿话剧《打开一九九〇》：用温情温暖观众

如同一道时光传送门，观众看到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、看到1990年的大水车胡同，四合院里生活的酸甜苦辣……

作为2019年北京金秋优秀剧目展演的入选剧目之一，新京味儿话剧《打开一九九〇》2日、3日在首都剧场连演两场。该剧通过描写北京一个普通大杂院里三个青少年的成长经历，用北京的语言、北京人的故事讲述北京日新月异的发展，体现北京的首都风范、古都风韵、时代风貌。

1990年，对北京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，这一年的夏天，亚运会在北京召开，成为振奋全国人民的一大盛事。同样在1990年，胡同里，王大国面临中考，李响因回乡政策从内蒙古转学到北京读书，皮一男为了给亚运会做贡献努力练习……

2019年，王大国、李响、皮一男面临着各自生活中的种种问题……他们相聚在一起，打开回忆，用生活照亮了生活。

《打开一九九〇》将1990年与2019年两个时空互相交错、形成呼应，展现了30年来北京与北京人的变化与发展。

之所以选择1990年与现在的2019年对应，导演黄盈是希望用少年跟中年之间做呼应，由此往前推30年的变化，而1990年这个时间点最合适。“而且我们在2019年需要面对的生活问题，其实回到1990年的某一刻，你会发现也有关系，这部戏就是在这样点点滴滴的摸索中发展出来的。”

黄盈表示，“我这次尝试用影视的思维去创作，把两个平行的东西进行剪辑，除了常见的舞台现实主义手法之外，借鉴了很多影视概念。当通过舞台，把两个时空并置在一起，很多事情就会非常有意思。”说到“新京味儿”，在他看来，“新”不是艺术的新，而是生活的新。新京味，其实在戏外。

该剧营造出的这种温暖的氛围深深感染了现场观众，演出结束之后，有观众表示自己也在这场穿梭时空的戏剧当中思考了生活，获得了治愈。

作为京味儿话剧的代表人物，导演黄盈此前已推出《枣树》《卤煮》《马前马前！》《梦行者》《断金》五部京味儿戏。

（中新）

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揭幕2019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

新华社电 即日起，为期约两个月的2019北京国际青年戏剧节，将有来自中国、俄罗斯、法国、立陶宛、比利时、巴西带来的21部作品与观众见面。

开幕剧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改编自列夫·托尔斯泰同名小说，以19世纪后半叶沙皇俄国为背景，讲述追求自我的女性安娜·卡列尼娜的爱情悲剧，由俄罗斯人民艺术家亚历山大·加利宾导演，曾获圣彼得堡“金天幕奖”的最高剧院奖。

其他国外剧目中，立陶宛的《在冰下，在冰下》以1000个塑料水瓶和碎片化的音乐和影像画面，嘲弄文化的贫乏和消费主义的荒谬；比利时的《被遗忘的归于尘土》取材于切尔诺贝利事故，以木偶诗意慰藉逝去的灵魂；巴西的《骚动》以1500本书和自然光诠释不停滋长、几近疯狂的骚动情感；法国的《回到开始》用嘻哈舞蹈将米开朗基罗的《创世纪》演绎为剧场中“流动的壁画”。

国内剧目中，李垚的《哈姆雷特》将舞台搭建在废墟上，以实验形式重演莎翁悲剧；郜晓琴的《勾引家日记》以声音、肢体等形式解读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同名作品；苏小刚的《毛瑟》改编自德国诗人海纳·米勒作品，追问“何而为人”的命题；谷旻雯的《旅鼠》改编自日本诗人寺山修司剧本，拼凑一个亢奋热烈的古怪世界；彭佳容的《米奇去哪里》描写现代都市社会中荒谬而又诡异的家庭生活；共生不错舞团的《城》通过舞蹈展现在广州生活的小人物的行为、思想与情感。

“直通阿维尼翁”单元包括《玩偶之家》《世界是一只流浪兔》《棒子老虎鸡》《一次有关全民幸福指数的体验报告》《18楼》《群像时代》《睡美人·大梦初醒》《我们2s:劳动交流市场》8部作品。此外，戏剧节期间还将举办速记式创作工作坊、剧本朗读、48小时V戏剧等相关活动。